

流金岁月

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作品

32

「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，总有原因。」

雅外借



亦舒

—作品—

32

流金岁月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金岁月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404-8544-3

I. ①流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4347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LIUJIN SUIYUE

流金岁月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刘 霁

策划编辑: 李 颖 张丛丛 杨 祯 雷清清

文案编辑: 王苏苏

营销编辑: 杨 帆 周怡文 刘 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44-3

定 价: 43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亦舒作品

流金岁月

目录

壹	_1
贰	_37
叁	_71
肆	_101
伍	_133
陆	_165
柒	_197
捌	_237

流金岁月

壹

她们剪一样的发型，
用一样的书包，
心事，却不一样。

蒋南孙与朱锁锁是中学同学。

两个人都是上海人，都是独生女。

办入学手续那天，南孙只听得身后有一个女声叫：“锁锁，这边，锁锁，这边。”

说的是上海话，听在已把粤语当母语的南孙耳中，好不纳罕，怎么会有人叫“骚骚”呢，忍不住回头望，她看到一张雪白的鹅蛋脸，五官精致，嘴角有一粒痣。

当时十二岁的蒋南孙心中便思忖：果然有点风骚。

以后，她便叫她骚骚，这个昵称，一下子在女校传开，朱锁锁开头并不悦意，后来却诚意接纳，连英文名字也弃之不用，就叫骚骚。

沪语软糯，妹妹与锁锁此类叠字用粤音读出，失之浓

重，用上海话念来，轻快妩媚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两个原籍上海的女孩子，虽然已经不大会说上海话，还是成了好朋友。

锁锁曾经问南孙：“我们会不会闹翻，会不会？倘若会的话，也太叫人难过了。”

南孙答：“说不定会的，又怎样呢，一样可以和好如初，吵管吵，不要决绝分崩就是了。”

两个人读《呼啸山庄》，深夜躲在房中流泪。

约齐了去买内衣，邻校男孩子递字条过来，也摊开来传阅。暑假锁锁时常到蒋家度宿。

锁锁姓朱，却不住在朱家，父亲是海员，一年到头，难得出现一次，即使回来，也居无定所。他把锁锁放在舅舅家，一住十年。

舅舅姓区，是广东人，一家人五六个孩子挤在三夹板搭的旧楼里，待锁锁并不坏，给她睡尾房，她却与表兄弟姐妹谈不拢。

蒋南孙去过那地方，一道狭窄的木楼梯上去，二楼，门一打开，别有洞天，室内不知给岁月抑或烟火，熏得灰黑，但楼面极高，锁锁的房间有只窗，铁杆已被无数只孩

子的手摩挲得乌黑发亮，隔一条巷子，对面是面包店的工作坊。

窗下的书桌是锁锁做功课兼招呼小朋友的地方，每到下午三点，新鲜面包出炉，香闻十里，南孙爱极那间小房间的风景，永远忘不了烤面包香。

做面包的伙计只穿内裤操作，使南孙骇笑，男人，对小女孩来说，是多么古怪而又陌生的动物。

她们剪一样的发型，用一样的书包，心事，却不一样。

锁锁对南孙说：“舅母对我好，是因为父亲付她许多津贴。”

南孙说：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，总有原因。”

锁锁说：“你母亲爱你，就没有原因。”

南孙笑：“那是因为我是个听话的女儿。”

锁锁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只要有人对我好，不必详究其原因？”

“当然，否则你就要求过高，太想不开。”

“我喜欢你的家，与父母同住，正常而幸福。”

南孙不响。

过了足足一年，她才问锁锁：“猜猜为什么我叫南孙。”

锁锁说：“你家的长辈盼望有个男孙。”

是的，蒋氏一家四口，老祖母一直等待男孙出世，南孙的父亲结过两次婚，第一次没有孩子，第二次生下女婴，祖母得到消息，照样叫了牌搭子来搓麻将，一连七天，都有借口，直至南孙母女出院，都没去探望过她们。

然后还给了一个这样的名字。

锁锁说：“你母亲的涵养功夫倒是好。”

南孙笑：“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”

南孙的父亲是二世祖，靠家里生活，这个祖母不比别的祖母，钱的声音最大，老人家一直有尊严。

南孙把事情说出来舒服得多：“你明白了吧。”

锁锁说：“家里面有这样一位生命之源，真正吃不消。”

“毕业之后，我们搬出来住。”

“对，租一间小公寓，两个人住。”

锁锁一直没有提过她的母亲，南孙也从来不问。

蒋太太倒是很喜欢锁锁，常常说：“长大了，也要像两姐妹一样，知道没有？”

她是一个乐观豁达的女子，很有她自己的一套，生下南孙之后，一直没有再怀孕，婆婆再唠叨，只当没听见。

南孙的祖母在晚年改信基督，家里不准赌博，蒋太太改在外头打牌，天天似上班，朝九晚五，自得其乐。

南孙自小明白，快乐是要去找的，很少有天生幸福的人。

蒋太太一直同女儿说：“南孙，早知还是多读几年书自己赚钱的好。”

祖母怨，母亲也怨。

其实她母亲年纪并不大，社会上近四十的女性俊彦多的是。

南孙说：“妈妈，你有你的乐趣。”

除出一个长寿而啰唆的婆婆，蒋太太的生活是丰裕单纯的。

这些琐事从来不曾烦着年轻人。

夏季忙着学游泳、打球、看电影、买唱片，还有，当然，结交男孩子。

锁锁出手一直比南孙阔绰，南孙没有固定的零用，凡事都要做伸手派，她向母亲要，妻子向丈夫要，儿子又再向老太太要……很使人气馁的一件事。

但吃用方面，南孙又占着上风，她把锁锁邀请到家中吃饭，而锁锁在外头请她吃奶油栗子蛋糕，作为一种交换。

这样一个小客人在家出入，照说老太太应当有意见，但她却从来没说过什么。

因为锁锁长得好？并不见得，老妇才不吃这一套。因为锁锁天生好记性，一本《圣经》自《创世记》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”一直骨碌碌背下去，清脆玲珑，一字不差，令老太叹为观止。

她是这样，在蒋家取得通行证的。

学校里，锁锁的功课亦比南孙好。

南孙较为粗心。

她一直说：“无聊得很，一式的题目做十次，第八次不错，第十次也错，我是办大事的人，不拘小节。”

她的大事是替小孩补习，赚取零用。

有些小学生蠢得厉害，南孙说她巴不得切开他们的脑袋，把课本塞进去，再缝好，交差。

两个女孩子在功课上颇有天赋，并不是神童，却不用家长费心，属于逍遥派，大考前夕，例必兵荒马乱，但每次均名列前茅。

升至中四，也考虑到前程问题。

南孙说：“我倘若是男孩，真不必愁，现在看样子，老

太太不会继续投资。”

“她会，我教你。”

“怎么样，你有办法？”

锁锁笑：“你把《诗篇》与《箴言》都背熟了，每日在她面前念一次。”

“对，老太太一欢喜，就送我去读神学。”

“总比出来做事好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，你。”

“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，上次见他，他说想退休。”

“可以考奖学金。”

“我想出来赚钱，过独立的生活。”

“中学毕业生的收入是颇为可耻的。”

“那么只好搬到你家来了。”

“你知道你是受欢迎的。”

“可是将来万一闯出名堂来，有你这么一个恩人，不知道怎么报答，倒也心烦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隔一会儿南孙说：“真想出去留学，我知道祖母有那个钱。”

“那是她的钱。”

“真的，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

“或许可以求你父亲。”

“不行，爹说的话，她很不爱听，前年她在他怂恿下买进的股票如今还做废纸压在柜底，她的财产为此不见一大截，不然也不会对我们这么紧。”

锁锁动容：“你们家也有损失？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知道舅母一直哭，要同舅舅拼命。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只知道赚的时候人人笑，爹房中装了一具没有字盘号码的电话，随时与股票行联络，连祖母都认为是正当投资，客人来吃饭，我做陪客，一顿饭三小时，句句不离股票，烦死人。”

“现在完了。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大人有时比小孩子还天真盲目。”

“同学家中，没有不吃亏的。”

“奇怪，每个人都输，谁是赢家？”

南孙笑：“你问我，我又不是经济学家。”

锁锁很有兴趣：“听舅母说，她本来是赚的：一元买进，两元卖出，对本对利^[1]，可是股票一直升，于是她又三元买进，四元卖出，赚了之后，回头一望，它还在升，于是她又六元买进，好，这次直往下跌，跌到一角。”

南孙瞪她一眼：“不知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贪婪，她不知何时停止。”

“全城的人都为之疯狂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对，我阿姨要回来了，我介绍给你认识，她是少数清醒的人之一，讲出来的话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升学的事——”

“骚骚，明年再说吧。彼得张还有没有电话给你？”

“这一年舅母对我十分小心翼翼，比从前更客气，皆因经济情况大不如前，你瞧，股票崩溃，得益的是我。”

“彼得也太会玩了，疯得可怕。”

锁锁也同意：“是，听说他吸麻醉剂。”

南孙沉吟：“那十分过火，你认为呢？这种男孩还是疏

[1] 对本对利：所得的利润或利息，与本钱相等。

远的好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锁锁说：“我同意。”

“真可惜，跳得一脚好舞。”

会跳舞的男孩子并不止一个。

南孙从来少不了约会。

穿着校服出去，书包装着走私的跳舞裙及鞋子，在家长开通的同学家中换上，一起出发，玩到十点钟才回家。

从时装杂志学会化妆，南孙始终不敢搽唇膏，年轻人的嘴唇特别吸收颜料，很难真正擦掉，叫老祖母看到，麻烦多多。

锁锁则不怕，肆无忌惮地用最流行的玫瑰红，看上去足足像十七岁。

越是家中禁忌的事，越是要做，南孙自己都不明白这种心理。

就在她阿姨要回来的前一个晚上，南孙半夜睡醒，热得要命，跑到露台去凉一凉，听见父母在悄悄说话。

他们俩很少交谈，除非是为着什么要紧的事。

只听得蒋太太轻声抱怨：“你真爱发神经，她那些钱，你便让她吃吃利息算了。”

“利息？一年三厘，用来贬值也不够。”

“她不肯听你，白挨骂。”

“六十几岁的人了，死攥着钞票不放。”

听到这里，南孙深觉诧异，才六十吗，印象中祖母起码有八十九岁。

隔一会儿她父亲说：“房子会涨价的。”

“她手上有不动产。”

“不是她那些，我同她说时你也听到，有两个大型私人屋邨要盖起来了，分期落个头注，到时包赚得笑。”

“地段也太偏僻了，届时没人要，怎么甩手？”

南孙的父亲光火：“连你都不相信我。”

南孙心想：这也怪不得家里上中下三代女人，他确不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

“我自己去筹钱。”他负气说。

做妻子的净是叹息。

“我要是有本钱，早就发了财。”

南孙险些笑出声来，这话，连十多岁的她，听了都有无数次了。

她打个哈欠，轻轻走向房间睡觉。